



楊靖宇將軍

楊 靖 宇 將 軍

郭 肇 慶 著

東北烈士紀念館編

黑 龍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7年•哈爾濱

杨靖宇將軍 郭肇庆 著 張崇林 插图 東北烈士紀念館 編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(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4號) 黑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001號

地方国营建設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黑龙江分店发行

開本787×1092公厘1/32 • 印張1 1/16 • 字數23,000 • 印數7,501—52,500

1957年11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3月哈爾濱第2次印刷

總號: 331

統一書号: 11093·2 定价: (5)一角四分

前 言

几年来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了解与学习先烈们的英雄事迹，我们在党委与上级领导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之下，编写了几本介绍革命烈士生平的小册子，这是其中的一本。但是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充足，加之水平所限，因此使我们感到自愧的是不能生动地全面地表达出英雄的形象，实难满足读者的热望。然而为了追念与介绍先烈的优秀品质，我们愿意把它献给读者，以企得到指正，使烈士的事迹能够不断地得到补充。

这里，我们感谢烈士们生前的战友、同学和亲属，他们为我们提供材料，寻找线索，提供意见，并以极大的热情鼓舞着我们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并望他们对这个小册子进行批评。

东北烈士纪念馆

1957年8月14日

簡 歷

楊靖宇將軍本姓馬，名尚德，號驥生，河南省确山縣李灣村人，生于1905年。1923年秋，考取开封紡織工業學校，1925年在該校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。1926年冬回鄉組織确山農民起義。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28年秋調中共河南省委工作，在此期間曾三次被捕入獄。1929年春，任中共撫順特別支部書記，同年6月又被捕入獄。1932年春，任滿洲反日總會會長兼中共哈爾濱市道外區委書記，后又兼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。1932年秋，調任磐石游击隊政治委員。1933年全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，他被選為中國蘇維埃中央委員會的委員。1933年秋，游击隊擴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第一師，任政治委員兼師長。1934年，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正式成立，任軍長兼政治委員。1936年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改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，仍任軍長兼政治委員。1937年東北抗聯第一、二兩軍合編為東北抗聯第一路軍，任總指揮。1940年2月23日，在濛江壯烈犧牲，享年35歲。1945年4月，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七屆代表大會，中共中央曾將楊靖宇同志列為第七屆代表大會的籌備人之一，當時不知道他已經壯烈殉國了。

故 鄉 和 家 庭

楊靖宇的家鄉，是河南省确山县李灣村。

村西緊靠着京漢鐵路，遠處是羅山和秀山的峯巒。東南北三面，是一片望不到邊的肥沃良田。由鄭州直達信陽的一條筆直的公路，從村子中間南北穿過。村子四周環繞着一條不寬的寨河，每到夏季，河里的荷花盛開，衬着兩岸的楊柳，一片綠里透紅。這真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啊！但是在舊社會里，儘管土

地多么肥沃，人民多么勤劳，人们还是过着悲惨的生活。李灣村的农民们用血汗换来的粮食，都送进了地主王玉璽的粮仓。李灣村的土地是王家的，王家的老少是农民的血汗喂胖的。而辛勤劳动的农民，受着折磨，受着苦难，熬干了血，流尽了汗，到头来无声无息地死去，含着无限的痛苦和怨恨死去。悲惨而沉痛的年月，就象天空中布满着一块浓厚的乌云，阴森而低沉。

1905年2月16日(农历正月初十)，楊靖宇在这里出生了。



楊靖宇的父亲叫馬錫齡，是一个老誠勤劳的人，平日只知道多下点力气，使地里的庄稼收成多一点，保全全家吃得饱穿得暖，别的事情不聞不問。但是由于过度劳累，患了重病。在楊靖宇5岁那年，就死去了。

父亲死后，媽媽領着他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妹妹，依靠着叔父生活。他二叔是一个非常苛薄的人，对待孤儿寡母很少給予应有的照顾。媽媽心地純朴而善良，从来也不跟二叔爭鬧，忍受着一切非难和痛苦，把眼泪咽到肚子里，只求把楊靖宇撫养成人。慈母的善良，象一种无形的养料，滋潤着成長中的楊靖宇，使他在少年时代，就养成一个純朴的性格。

楊靖宇非常爱媽媽，他常常为媽媽的遭遇而痛心和气愤。生活一开始，就在他少年时代的心灵上，打下不平的烙印。

一个剛毅的少年

1912年，楊靖宇8岁，媽媽把他送进李灣村里的私塾讀書。私塾里讀的是四书五經，先生每講一課，都要学生能背得滾瓜烂熟。楊靖宇聰明而好學，無論先生一次講多少，他總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下来，因此先生非常喜愛他，也經常鼓勵他。

楊靖宇幼年的時候，性格沉靜，不愛講話，連亲戚鄰居問他一句話，都要臉紅。他常常一個人獨自沉思，很久不說一句話。他不大愛玩，喜歡看書，特別喜歡看那些比較淺近的野史小說。每天放學回來，除了幫助媽媽做些零活之外，常常在讀書，有時連吃飯都顧不得了，直到媽媽一連催促几遍，才恋恋不舍地把書放下。

1917年，楊靖宇13岁了。他和村子里的几个同学去考礪山高等小学。其他几个同学都考上了，只有他没考上。这对他說来是一次打击。每当人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总是責备自己学习不努力。从此每天放學回來，他一步也不外出，总是在看書，常常在一盞小油灯下讀到深夜。媽媽見他这样用功，心里很不安，耽心他伤了身体，就劝他：“不要这样念啦，小心累坏了身子。”可是楊靖宇还是照样讀着，他只是向媽媽笑了笑說：“娘，不要紧的。”媽媽也舍不得多說他，只好由他去了。

轉眼間，半年过去了。楊靖宇的學業有了很大进步，但是身体却越来越显得瘦弱了。

有一天，媽媽見他讀書到半夜还不休息，就坐在他的身旁做活，縫补衣服，并不时地为他挑着灯蕊。听着他清脆的朗讀声，竟也不想睡了。

楊靖宇一見媽媽伴着他，就劝媽媽：“娘，你去睡吧！”

媽媽不理他，像沒有聽見似的，繼續縫補那件補過多少次的小褂。

“娘，你去睡吧！”楊靖宇又說了一遍。

媽媽說：“你念完了娘再睡。”

楊靖宇凝視着媽媽額角上的繃紋，他像突然發現了什么似的，瞪着一雙大眼睛。媽媽什麼時候長出了那麼些白頭髮？什麼時候增添了那麼多繃紋？白髮和繃紋，顯示出她生活中的悲傷和憂慮，也說明母親撫育子女的操勞。楊靖宇望着望着，一頭倒在媽媽的懷里，說：“娘，我再也不讀到這麼晚就是了。”

媽媽用手輕輕地撫摸着他的前額，眼睛里滾下了幾滴熱淚。



兩個小朋友

楊靖宇少年時代有個最好的朋友，叫李士芳。

李士芳也是李灣村人，比楊靖宇大兩歲。在私塾里，他倆同桌讀書。李士芳的家很窮，租種地主幾畝地，一年到頭吃不飽穿不暖。他父親為了兒子將來別再象自己一樣，就省吃儉用，勉強送他上了學。

李士芳上學這一年的夏天，他的父親身體很不好，常常鬧病，地里的活計忙不過來。為了一家三口的吃穿，不得不經常叫李士芳下地勞動。這樣一來，李士芳的功課，常常耽誤很多，學習成績也越來越不好，往往遭到先生的責罰。

一天，他俩坐在村头大树下聊天。李士芳说：“你不要学我，要好好地念书。我将就念几天，不当个睁眼瞎子就行了。”

杨靖宇听了一楞，就说：“士芳哥，你不是说过念完了书，咱俩一块去当教员吗？”

原来他俩很久就有这样一个愿望，希望将来读完了书，能去作教员。

李士芳说：“不行啊，吃还吃不饱呢，俺爹不让我念了。”

杨靖宇听了这话，心里非常难过，两人面对面，沉默了很久。过了一会儿，杨靖宇一把抓住李士芳的手说：“士芳哥，还是要念，以后你缺的课，我帮你补上。”从这以后，杨靖宇牺牲了自己复习功课和玩耍的时间，每晚都到李士芳家里去，帮助他补习功课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。两个小朋友的感情也更加亲密起来。

一天，先生告诉学生说：“明天一早大家都要把买新书的钱交来，晚了就买不到书。”第二天早晨，同学们都交了书钱。可是杨靖宇身边的座位还是空着，李士芳没有来。杨靖宇心想：李士芳大概又被父亲留在家下地了。他不交钱就买不到书，没有书学习更困难了。想着想着，他忽然记起来，过年时妈妈给的一塊压岁钱，还放在兜里，于是便

赶忙掏出来交给了先生，说：“老师，这是李士芳的书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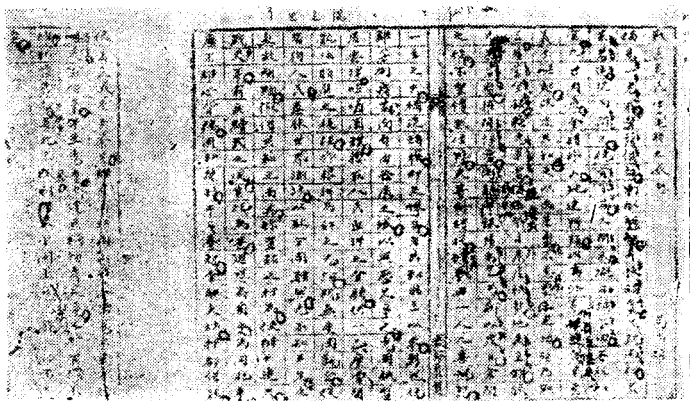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两天，新书买来了。这天晚上，杨靖宇拿着新书和另外一些纸笔等物，送到李士芳家去。李士芳和他父亲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。



第一次爐火的錘煉

1919年，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結束的时候，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，掀起了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“五四”运动。“五四”运动像暴风雨般地由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地推向全国。

这时候，楊靖宇已在确山高等小学二年級讀書。他像許多进步青年一样，以满腔爱国热情，投入了这个偉大的爱国运动，参加了罢課斗争，并領着十几个同学，每天上街張貼标語，檢查日貨。在搬运工人的帮助下，他們每天都到火車站去檢查来往的貨車，把檢查出来的日貨燒掉。有一次，在去火車站的路上，他发现同乡同学王祖善穿着一件日本洋布長衫，于是便立刻停下来，严肃地对王祖善說：“咱們天天抵制日貨，燒燬日貨，可是你还穿着日貨，这还怎么向群众宣傳呢！赶快脫掉吧！”王祖善被他說得臉一陣緋紅，扭身跑回去，脫掉了長衫。



楊靖宇平时不大喜欢講話，可是当他領着同学到街上去宣

傳講演的時候，却一下子變了樣。他滔滔不絕地向群眾講解愛國反帝的道理，語音洪亮，深深地印在人們的心弦上。

這期間，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展。他曾經寫了很多以譴責軍閥混戰和宣傳愛國為題材的文章，其中有一篇題名為“戰區災民生運時之感想”。他通過一個到處流浪、乞討、無家可歸的老人的遭遇，揭露了當時軍閥統治者禍國殃民的罪惡。這篇文章是他的作文，當時教他的先生看了之後，非常驚奇，同時也為他耽憂，怕他因此鬧出事來，于是就背地里告訴他說：“以後少寫這類文章，詞句不要過於激動了。”但是楊靖宇只是笑了笑，什麼也沒有說。

找 到 了 真 理

1923年的秋天，楊靖宇考入了開封紡織工業學校。

開封，原是一個古老的文化都城，自“五四”運動之後，更成為新文化新思潮傳播的地方。在這裡，楊靖宇看到了當時出版的“響導”、“新青年”等傳播馬列主義和進步思想的書刊。課餘，他就一個人到學校後院“點將台”的樹蔭下，認真地讀著這些書刊。從這些書里，他獲得了許多新知識，他的眼界開闊了，思想也更加明朗了。

1925年的“五卅”慘案發生了。全國各地的工人、學生，在上海工人的影響下，掀起了蓬蓬勃勃



的反帝爱国运动。6月里的一天，全开封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，为了支援上海工人罢工，反对英国兵枪杀与逮捕罢工工人，举行了总罢課和游行示威。在古都开封的大街小巷，到处可以看见“反对英日帝国主义！”“收回租界！”“惩办杀人凶手！”等标语和宣传单。人流在滚动着，从小巷集向大街，从四面八方汇成许多股巨流。在奔向火车站去的一条街口，有一个青年愤怒地挥动着拳头，向围着水洩不通的人群呼喊：“同胞们，我们再不能这样像一头牛一样地忍受下去了，我们再不能任凭那些帝国主义刽子手们屠杀了……英国人在上海任意地枪杀和逮捕我们的同胞……我们祖国的土地还在遭受着野兽们的践踏……起来吧，同胞们！全中国人民都站起来，举起铁拳，拯救我们的祖国，拯救自己的命运！”讲演激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，四周响起了一片喊声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收回租界！”接着，人们涌进了游行行列，奔向广场。

这个讲演的青年，就是杨靖宇。

反帝爱国运动锻炼了爱国的工人、学生，锻炼了年轻的杨靖宇。从此，他找到了真理，找到了一生奋斗的方向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领导确山农民起义

1926年10月，北伐革命军进占湖南、湖北之后，革命势力迅速北进，使北方军阀政府大为恐慌不安。开封当局为避免学生发生事变，强迫各学校提前放了寒假。这时，杨靖宇刚刚读完工业学校三年级的课程。从这时候起，他便离开了学校，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战斗生活。

为了支援北伐革命军，中国共产党开封的党组织，号召各学校的党团员回乡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，配合革命军北进。杨

靖宇接受了党团的指示，回到了他的故乡——确山县。

媽媽見他回来了，心里很高兴，希望儿子能象往常一样，在身边多呆几天。可是一連許多天，連他的影子也看不到。儿子变了？耳边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語，說他在外边宣傳什么“打土豪劣紳”，宣傳什么“共产”。叔父也几次三番来斥責她，說她沒有教养出个好儿子，在外边“胡作非为”。她想到这些，心里一陣难过。儿子真的变坏了吗？

有一天夜里，楊靖宇从古城开完会回来，媽媽一把抓住他就問：“尚德，你怎么总在外边跑？整天也見不着你的面，到底跑些什么呀？”

楊靖宇坐在媽媽身旁，只是和靄地笑了笑說：“娘，没有什么。”

“不，尚德，告訴娘，別叫娘总这样提心吊胆地惦念着你。”显然，媽媽已經很难过了。

楊靖宇心里一陣难过，立刻感到不应当再使媽媽这样忧愁下去，应当告訴她。于是他慢慢地跟媽媽談起来：“娘，你听说过有这样的国家嗎？在那里沒有財主，也沒有穹人，大家都过着平等自由的生活，沒有誰欺負誰。”

媽媽搖了搖頭，睜大了眼睛望着儿子說：“哪有那样好的地方呀？傻孩子。”

“有的，娘。俄国就是这样。那里的穹人是国家的主人，工人、农民当家作主。咱們現在也要照俄国人那样做。”接着，楊靖宇告訴媽媽，全县大部分地区的人，都已經組織起来，扛起了武器，不久就要向財主、軍閥开火了。

媽媽起初不明白，觉得儿子說的話全是新的，她从来也沒有听见过。但是她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坏事，不会給她丟臉；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夠有出息，做出一番事業来。但是她总感到兒子做的事太危險了，让作浪的放心不下。这天晚間，

她几次三番的叮嘱：“尚德，要仔细呀！”

起义准备就绪了。1927年

4月4日（农历三月初三日，清明节）早晨，楊靖宇和張振鐸等同志，帶領着确山县万余农民，分四路去包圍确山县城。农民起义軍手持大刀、長矛，高举着上面写着“犁”字的大紅旗，将确山县城包圍得水泄不通。他們首先搗毀了火車站，割断了電話綫，截住了往来的火車，并用土炮向城里轰击着。城里的吳佩孚第八軍留守队見势不好，便派出代表議



和。起义軍識破他們的詭計，拒絕議和，并繼續猛烈进攻。远近的群众，不分妇孺老幼，都为起义軍送水送飯。一連包圍攻打了四昼夜，终于在9日占領了县城，击毙敌人200多人，活捉了伪縣長王少渠。革命的紅旗第一次插在确山城上。

撫順煤矿新來的人

1928年的秋天，楊靖宇調到河南省委工作。在开封和洛阳两地，他虽三次被捕入獄，但都被党营救出来。1929年春，楊靖宇从上海調来东北。当时滿洲省委負責人刘少奇同志派他去撫順，担任中共撫順特別支部書記，負責恢复撫順煤矿的工人运动。

撫順煤矿的工人运动，在不久以前曾遭受一次严重的破坏。党指示他必須在最短期間内恢复起来。他第一次接触这类

工作，毫无經驗，再加上对东北的情况不熟悉，这就在他的双肩上摆上了一付严重的担子。在接受任务时，刘少奇同志亲切地望着他说：“同志，怎么样，能行嗎？”

“放心吧，少奇同志，有困难我能克服。”他勇敢地接受了党交給的任务。

这一天傍晚，在奔向矿井去上晚班的工人中間，有一个新来的年輕人。他个子很高，很削瘦，有着高高的體骨和一双明亮而幽深的眼睛。有几个老工人从側面向他投了一个警惕而帶有輕蔑的眼光，随着就低声說：“走着瞧。”其他人也都在打量着这个新来的工人。

楊靖宇到撫順已經半个多月了，他接上了关系，找到了掩护自己的职业——采煤工人。他每天下煤洞，和工人们一起做工，一起生活着。可是工人们怀疑他，不和他靠近，有时几个工人在一起聊天，看见他走来就立刻走散了。想找人談話，也不容易，他們不跟他談心里話，这使他焦急不



安。但是他知道，那些冷眼对待他的工人，正表明是有革命警惕性的工人阶级，问题在于想什么办法来靠近工人，让工人们了解自己，成为他們的朋友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工人病了，沒有錢請医生，家里連下鍋的米也沒有了。他抱病去向工头借錢，不但沒有借来，反而挨了一頓嘴巴，說他故意怠工，并要开除

他。这样一来，老工人的病情越发严重了。楊靖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便立刻跑到那个老工人家里去。老工人看见他进来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望着他。楊靖宇知道老工人在怀疑自己，便首先说：“咱们相处已经半个多月了，可是很少在一块唠唠，大家都把我当外人，这一点我明白。”

那个老工人躺在床上动也不动，也不说话，只用眼睛不住地打量着他。楊靖宇从兜里掏出两塊銀元，轻轻地放在床头边说：“这里有两元钱，留下请医生治治病，剩下的也许还够买点米。就这样吧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”说着，他朝老工人点点头，就想往外走。老工人突然抓住他的手说：“等一下。”拉着楊靖宇坐在床沿上，说：“老馬，我看你这个人很有点来历，你是不是能告诉我，你是……”

楊靖宇微微地笑了笑说：“我是什么？我还不是和你一样，是一个遭大罪受人欺的煤黑子！别瞎猜了。”

“不，从你来这半个多月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和别人不同，我们大家都在议论着。”老工人望了楊靖宇一眼说：“我们大家都在议论着，但是不敢轻举妄动。你知道，就是因为过去遭到的打击太大了……”老工人紧紧地盯着楊靖宇，想从自己的问话中，看出对方的反应。楊靖宇只是微笑着，亲切地望了老工人一眼说：“我全知道。这是对的，我们应当接受过去的教训，十分警惕，但必须设法使大家紧紧地团结起来……”

这一天，楊靖宇和老工人谈的很久。他从老工人口中，了解到许多东西，他们互相间了解了。自从这次谈话以后，情况有了很大转变，组织渐渐恢复了，工人又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。就这样，在这一年的“五一”节，撫順煤矿的工人又举行了集会，并在矿井中、大街小巷里散发传单，张贴标语。斗争又迅速而猛烈地开展起来了。

在 法 庭 上

1929年6月的一天，楊靖宇正在撫順新站的一家小飯館里吃飯。這時突然闖進來兩個日本憲兵，後面還跟着一個身穿西服的中國人。穿西服的人向楊靖宇望了一眼，然後便朝兩個日本憲兵點了點頭。於是，兩個憲兵便象惡狼扑食一樣，一齊奔過來，不容分說地把楊靖宇捆綁起來，用一塊黑布蒙住了眼睛，然後推進一輛汽車，飛快地開走了。

楊靖宇被押進了日本憲兵隊。當天晚間，在一間秘設的審訊室里，日本憲兵隊長對他開始了審訊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張貫一。”楊靖宇說了一個假名。

“什麼時候加入的共產黨？”

沉默。

“你們這裡有多少人？”

沉默。

“叭！什麼你的不說？”憲兵隊長象一只熊一樣，從椅子上跳起來，兩個憲兵立刻竄上去把楊靖宇捺倒在一條長凳上，面朝天，脖子和兩腳被凳子上的兩條皮帶套住，勒得喘不過氣來。胖子隊長提起一壺早已準備好的辣椒水，走到他跟前說：

“說不說？”楊靖宇怒目而視，一話不發。憲兵隊長朝他的鼻孔和嘴里猛力地灌下來。辣椒水象萬千根尖針一樣，刺進了鼻膜、喉管，疼得他全身發麻。鬼子隊長一口氣澆了滿滿一壺辣椒水。他的腹部漲起來，身子里象點着火在燃燒，一陣頭暈，昏迷過去。

“張先生，怎麼樣，味道還不錯吧？”憲兵隊長在一旁得意地猙笑着，呲着突出來的兩顆發黃的暴牙。